

「鋼琴詩人」傅聰的香港樂緣

「鋼琴詩人」傅聰於2020年12月28日中午在倫敦感染新冠肺炎住院兩週後辭世，帶來的震驚及傷痛，非僅在於他在鋼琴藝術上的成就；他的家世、父親傅雷的文學地位、他成為首個獲得國際音樂比賽獎項的中國人、定居倫敦成為小提琴大師曼奴軒的女婿，及後雙親於「文革」自殺而死……這些「新聞」更讓他成為帶有「傳奇」色彩的「名人」，但對香港來說，主要還在於自1965年6月4日他首次訪港演出後，便視香港是他的第二故鄉，自此，近半個世紀與香港結下緊密的樂緣。他於2014年底的八十歲生日慶典巡迴，香港亦是其中一站，只是無人會知道，這場於當年11月18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的音樂會，會成為他與香港告別的演出。

文、圖：周凡夫

●1991年周凡夫(左)與傅聰攝於赴南丫島的船上(香港電台主辦莫扎特二百周年亞洲區鋼琴大賽任評委)。



第二故鄉的朋友圈

傅聰在香港演出過多少場音樂會，儘管沒有準確統計，他到訪香港的演出，包括在亞洲藝術節(第七、八屆)舉行的獨奏會，在香港藝術節與華沙室樂團的音樂會(1991年)，還曾多次和香港管弦樂團合作，1999年底與香港小交響樂團演出兩場莫扎特音樂會後，更保持多年合作關係，「小交」和他演出協奏曲外，還會主辦他的獨奏會。除了舉辦講座、大師班，他於1977年更為音樂事務統籌處成立不久的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助陣演出，擔任羅玉琪兒童藝術中心名譽校監，1991年為香港電台主辦的莫扎特二百周年亞洲區鋼琴大賽擔任評判；同時，香港多個音樂廳，從香港大會堂，到後來興建的屯門大會堂、沙田大會堂的三角大鋼琴，都由他特別飛到德國漢堡去試琴後挑選。香港大學於1983年3月給他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除肯定他在藝術上的成就，亦與他和香港的緊密關係分不開。

當然，傅聰視香港為第二故鄉，除了香港能讓他感受到回到中國人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的朋友圈不少。只須看看在香港主辦他音樂會的組織，除了「滙樂」、「小交」、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康文署、藝術節，還有香港翻譯學會(1991年傅雷紀念音樂會)、香港藝術家聯盟(1988年)、香港上海戲曲藝術中心(2013年)、香港鋼琴音樂協會(1994年60歲壽辰和2014年80歲壽辰音樂會)，1985年和1992年的兩場演奏會則分別由他的畫家朋友龐均和史易堂主辦，由此已見出傅聰在香港的朋友圈非局限於樂界中的朋友呢。

不過，他的緊密朋友圈，仍多是音樂界中人，如他童年的玩伴，著名小提琴家汪西三夫婦、鋼琴家羅玉琪和自稱為「雜家」的何強，還有和他合組出版公司為他出版了四張唱片的謝宏中……現時於香港管弦樂團擔任第一副首席的梁建楓1994年更受邀與傅聰一起，聯同蘇顯達(小提琴)、曾素姿(大提琴)組成鋼琴四重奏團，到歐洲巡迴。

筆者和傅聰亦有點兒「私交」，1990年曾撰寫了一冊小書《傅聰組曲》在台灣出版，後來在「雨果唱片」工作時，還直接和傅聰洽談，在香港出版了1993年他在波蘭華沙錄音的《德布西前奏曲及練習曲全集》的雙CD(HRP796&797)。但真正的「私交」卻是因為和傅聰在香港的老朋友汪西三和洪若豪夫

婦、何強和羅玉琪伉儷熟識，亦因此傅聰過往每次訪港，總有機會共聚共飯共話。

比作蕭邦「鋼琴詩人」

傅聰與熟悉的朋友相聚，往往談得最多的並不是音樂，而是家國大事、人情懷。但他仍總要面對他在「蕭邦國際鋼琴比賽」成名的背景，背負比作蕭邦「鋼琴詩人」美譽帶來的「責任」。1955年在華沙舉行的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傅聰拿了季軍獎，同時還奪得了瑪祖卡舞曲比賽的首獎！瑪祖卡(Mazurka)是一種表達斯拉夫民族思想感情的舞曲，很不好處理，傅聰的得獎，打破了該項比賽全由波蘭和蘇聯鋼琴家獲獎的「傳統」，因而使傅聰的名聲一夜之間在國際陡增。

隨後直至1958年的三年間，傅聰曾應邀訪問東歐各國，演奏了五百多場，都獲得好評，1956年3月間南斯拉夫的《政治報》(Politika)更將傅聰比作蕭邦，譽之為「鋼琴詩人」，評語是這樣說：「傅聰的藝術淵源於中國的藝術傳統。他的鋼琴詩意的表現不就是中國抒情詩的特殊境界嗎？他的細膩精緻的刻畫不就反映出中國精美繪畫的氣質嗎？」

傅聰獲得「鋼琴詩人」稱譽時，只有廿二歲，還未體驗到去國之痛。當時，很多人都奇怪，這位年輕的中國人心靈，如何能感受、演奏出蕭邦音樂的精妙？看來，他的父親——著名翻譯家傅雷生前所說的一番話，大可找到答案：「我也認為那是小兒對中國哲學、倫理、詩與藝術的認知與了解而使他領悟到蕭邦的細膩、空靈，有時激情而時又蒼涼的氣質。此外，中國人民源遠流長，業已同化了，不少跟這一文化接觸的外來影響，擷取了他們的精華。我想，這是傅聰能表現蕭邦各種不同的風格以及反映西方其他作曲家特質的另一個理由。」

傅聰曾以「一個人可以有一千個靈魂」來解釋他對作曲家的喜愛是眾多的，他喜歡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史卡拉蒂並不亞於蕭邦，他甚至認為自己對這些作曲家的了解與詮釋高過蕭邦。然而，大多數人還是喜歡聽他的蕭邦。事實上，在朋友間所談的，最多的仍是莫扎特和德布西，甚至他重回隔別廿載的神州大地時，說得最多的仍是莫扎特與德布西，他在中央音樂學院講學時，講解的也是莫扎特和德布西的作品。



●1970年代傅聰攝於波蘭蕭邦故居的照片。

●1989年傅聰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音樂會後於音樂廳後台為樂迷簽名。

●1989年傅聰攝於香港飯局。

●台灣出版的《傅聰組曲》



●香港雨果唱片1994年出版的《傅聰演奏德布西》雙CD及封面(上有傅聰的簽名)。



●1977年傅聰為音樂事務統籌處成立不久的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助陣演出。

音樂中的回憶，永不消散

傅聰與香港樂緣淺淺，為香港的樂迷與音樂圈同仁留下美好回憶。

1973年的第一屆香港藝術節，他除了獨奏音樂會外，更和他當時的岳父曼奴軒爵士(小提琴家Yehudi Menuhin)合作演奏。香港藝術節節目總監梁掌璋對記者回憶道：「(那年)他的獨奏會就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非常映動，我們一眾鋼琴愛好者當然要去一睹他的風采，聽他的蕭邦，聽他的瑪祖格(Mazurka)。他外形都很帥。當時他可能已是曼奴軒的女婿，後者當年亦有好幾場音樂會在香港藝術節舉行。當年這兩大陣容，大家引頸以待。當年我就是他的觀眾，也是香港藝術節第一年的觀眾！」之後傅聰與香港藝術節還有多次合作，在1991年與華沙室樂團的音樂會中，他更兼任指揮與鋼琴，風采奪人。

香港小交響樂團(「小交」)亦與傅聰有深厚緣分。現任「小交」桂冠音樂總監的葉詠詩，於2002年至2020年任樂團音樂總監期間，曾與傅聰有過三次合作，分別是2002年的《傅聰鋼琴三部曲》、2004年的《傅聰70歲壽辰世界巡迴慶祝音樂會》，以及2007年的《傅聰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其實在此之前，傅聰已曾於1999年及2001年與小交有過合作，演奏全莫扎特作品，只是這兩次，傅聰皆是本人兼任指揮與鋼琴兩個角色。「他曾和我說過，(音樂會)之後還是覺得(自己指揮)要兼顧的東西太多，不能專心，所以2002年的音樂會我一定要來指揮。」葉詠詩回憶道。

葉詠詩說，自己第一次見到傅聰，是10歲11歲的時候，作為小觀眾，說不上很懂欣賞，但看着在大會堂台上演奏的傅聰，卻難

得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2002年，她第一次有機會和這位傳奇鋼琴家合作，卻微微有些驚訝。「就覺得他的人很親切，之前聽聞過很多，比如他是很挑剔的、要求很高、不客氣的，我也有一些心理準備。但是見到他時，卻是很平易近人的，不管是講音樂，還是普通日常的交談，都很隨和。有可能當年他已經60多歲了，更平和了些。」她笑說。她印象中的傅聰，對音樂是「超級認真」。「我們心裏可能會想，大師都去到六七十歲了，什麼大場面沒見過，曲目早都滾瓜爛熟了。他是滾瓜爛熟，但是排練的時候仍然一點細節都不放過。非常認真，不滿意的時候一定要你再來一次，排練完了，他自己會坐在鋼琴那裏練習。我每天見到他都是在練琴，哪怕不和樂隊在一起的時候，也是在琴房。我想，這是每個音樂家必備的條件，不斷令自己進步，不滿足自己已經達到的水平。這值得我們學習。」

傅聰與「小交」的合作，有全蕭邦作品音樂會，也有全莫扎特作品音樂會，對這兩位音樂家作品的詮釋，傅聰都很有自己的一手。比如莫扎特，葉詠詩就覺得，傅聰處理得非常獨到。「莫扎特呢，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是古典時期的作品，要用樸素些的處理方法，要細緻，要簡潔，不能太過火。這是某些音樂家的看法。但是傅聰是將莫扎特的不同性格表現得更加有張力。比如他會覺得莫扎特是擅長寫歌劇、擅長戲劇效果的作曲家，於是某些樂章他就會處理得戲劇性更加強烈。」未與傅聰合作前，葉詠詩已經為鋼琴家對莫扎特的詮釋而折服，「印象最深刻的是演作品K466(D小調第二十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他覺得這個根本像是歌劇



●傅聰(右)與葉詠詩於2007年的「小交」音樂會上。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

中富有激情的表演，真的彈出來時戲劇性是很濃的。有些人可能覺得不能這麼誇張，我就覺得很過癮。還有，很多莫扎特的樂譜上莫扎特沒有標明強弱的對比，傅聰自己會加一些進去，凸顯句子的抑揚頓挫，音樂的感覺強烈很多。這也讓我學到很多，原來演繹莫扎特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見解的。」

數次與傅聰合作，葉詠詩說更加熟絡後，大家在音樂上的溝通也更加坦率。她也分享傅聰彈奏音樂的一些有趣習慣和小竅門。「他時時會『投訴』：唉，這手不聽話！他演奏時就常常戴手套，只露了手指出來。我也問過為什麼，他說要保暖，令手保持在最好的狀態。我明白手對鋼琴家來說最重要，如果不能準確地表達出心中所想，會很挫敗。還有就是，他演奏時坐的琴凳一定要把後面的腳凳抬起來一些，讓他人的重心向前。可能這麼做能讓身體的重量更容易落在手和琴鍵那裏。學彈琴的人都知道，有一個階段，老師會說，你的力不能只是用手死按下去，而要由身體傳到手再到琴鍵，這樣聲音會好聽很多。我想他可能也有這個原因吧。」

大師遠去，留給我們永恆的背影。幸運的是，要說的話在音樂中，永遠不會消散。

文：尉璋

過盡千帆，唯水悠悠

聖誕假期最後一日，得知著名鋼琴家傅聰先生在倫敦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心緒不寧，誰想隔兩日竟收到噩耗，悲傷難抑。回想往事，從少時常讀的《傅雷家書》，到2009年在北京中山音樂堂聆聽先生的海頓作品獨奏會，再到2013年尾的香港大會堂獨奏會以及音樂會前那一次難得的訪問，先生的笑、言辭以及在鋼琴前端坐演奏的姿態與表情，銘記至深，念茲在茲。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傅雷家書》是我的枕邊書。翻譯家父親與鋼琴家兒子雖遠隔山海，卻心心相印，於字紙筆墨間互訴衷腸。不論是傅雷對於傅聰「先做人，再做藝術家，再做鋼琴家」的提點，抑或傅聰對於蕭邦和莫扎特等名家名作的詮釋與理解，都對彼時懵懂僅有彷徨的我，不乏啟迪，不乏激勵與慰藉。過去十多年間，每當失意失望時，我都會重溫《傅雷家書》。書中兩位前輩名人的對話，歡愉愜意也好，爭鬧也罷，

總是生活苦樂的映照，於人生不同情景中回望，各有心得，常讀常新。如果不是因為中學時代初讀《傅雷家書》，如今的我恐怕不會懷抱在藝術世界中探索的志向，也不會成為一名徹頭徹尾的古典音樂愛好者。傅雷對於文藝復興三傑作品的解讀，對於英國畫家透納作品中光之魅力的闡釋，對於唐宋詩詞的分析，都讓我難免好奇，去書中、去博物館和畫廊中一探究竟。而那時身在歐洲求學並演出的傅聰，尤其樂意與父親討論聽過的唱片和現場音樂會，以及不同演奏家和指揮家的多元風格，這對於當時初入古典音樂之門的我，亦是頗及時的指點。

父子二人書信中對於通感的強調，對於不同媒介(繪畫、戲劇與音樂等)互動的認知與想像，更是對我日後寫作藝文評論影響深遠：原來，當我們越過古今、中西、音樂與舞蹈的邊界，達至共融的氛圍與情境中，會

發覺那些看似堅硬不可消弭的成見與隔閡，終有四散不見的一天。

傅雷傅聰兩父子窮畢生精力，不外是想要消弭那些不必要的邊界，以文字，以樂音，更以愛，赤誠與寬容。

2013年八十歲的傅聰先生在香港大會堂舉辦獨奏會之前，我有幸約他訪問。我問：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常稱呼您為「傅爺」，您介意嗎？這位一向清高孤傲的老人說：「說實話，我並不喜歡這個稱呼，不過，嗨，隨它去吧。」

當年與父親一言不合就離家出走的少年，經了數十年曲折起落，於異鄉故鄉間奔波，早已悟得「隨它去吧」這四字的妙處。這是傅聰與父親傅雷待人處世的最差異處，或也讓後來的傅聰少了些父親當年眼見不平時的愁悶與煩惱。過盡千帆，獨倚望江，無悲無喜，唯水悠悠。

文：李夢